

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河道变迁 ——以肇嘉浜为个案

Analysis on the River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Shanghai Urbanization ——Take Zhaojiabang River as an Case Study

牟振宇

【摘要】开埠以后，上海开始了城市化进程，河浜受冲击最大。本文选取肇嘉浜为个案，在爬梳河道变迁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河浜变迁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透析近代上海城市化演进的机理。城市化背景下，原为上海干河的肇嘉浜，首先是在最先城市化的下游和上游河段开始被填埋筑路，之后逐步延伸到其他河段。造成河浜填埋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基于人工形成的圩田河浜，原本就因感潮而经常淤塞，需要不断疏浚；其次，租界的辟建、西扩以及越界筑路使传统水乡遭到进一步破坏，大部分河浜被截流筑路或填埋筑路；再次，战乱频仍，大量难民汇涌上海，肇嘉浜沿岸形成棚户区，而北岸租界所有下水道的直接排污，使肇嘉浜变成了一条臭水沟，最终被填埋辟筑为一条宽阔的马路。

【关键词】城市化 河浜体系 肇嘉浜

Abstract: Shanghai began to urbanise after opening, which made the river changed greatly. This article takes Zhaojiabang river as a case study, and wants to found out the interaction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rivers, and then to analysis the natural law of the urbanization of Shanghai.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Zhaojiabang river began to be filled and built the road at the upriver and downriv-

er where it began to urbanise firstly, then extended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river. The reason why it took place is due to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river is a channel in which a tidal current runs, and it became foul easily because of the bedload carried by the tidal; secondly, the river for the agriculture was cut off in order to build the roa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cession; thirdly, too many refugee came to Shanghai and built the simple and crude houses on the river, and the dwellers put any garbage and dejecta into the river, which made the river became a canal stinking odorous fumes.

Keywords: urbanization, the system of the river, Zhaojiabang River

上海地处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农业靠河浜圩田系统维系，但随着上海开埠，上海县城北郊划归租界后，这一地区迅速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随着租界的快速建设与大规模西扩，这一地区逐步由“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河浜圩田景观向“纵横界画似棋盘”的街道洋房景观转变。

在上海由水乡向都市转变的过程中，河浜受冲击最大：租界以西河浜，由西而东注入黄浦江，而租界却由东而西扩建，这导致河浜因下游流水受阻而日趋淤塞。在河浜圩田体系中，一旦主干河道荒废，枝河必受影响，传统水乡的农业结构遭到破坏。这让笔者感觉到城市化与河浜演变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因此若从河道的变迁来反观城市化进程，不失为研究上海城市化发展演变的一条有效途径。

肇嘉浜，是贯穿上海县城的一条主河道，又是上海县城联系松江府城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水道，其兴衰攸关上海

县城命脉，在传统时期历朝官员对它的治理颇为重视。同时，这又是一条从县城至郊区的河道，在上海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受影响最为明显，其河道的演变便是城市化的直接反应，同时又与政府在新形势下治水政策的改变息息相关。本文就是通过对肇嘉浜河道演变的梳理，揭露城市化与河道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透析近代上海城市化演变的内在机理。

1 肇嘉浜基本概况

1.1 上海县城的涵养线

肇嘉浜，“系县治正中大河。东引浦水，从朗家桥下入东水关，出西水关，西过陈泾庙，西南入蒲汇塘，长十八里”^①，是联系上海县城至府城的水路干道。肇嘉浜西南与蒲汇塘相接，据康熙《上海县志》记载，“肇嘉浜，在县治南引浦水，由东水关贯城而西”，又“按此浜为邑干河，东贯城市，西接蒲汇塘……自邑泛舟抵郡，最便。”^②蒲汇塘，据嘉庆《上海县志》载，“蒲汇塘，此支河之最大者，由县入府之通津也，为二十九保，在龙华港西，受盘龙、泗泾、横泖诸水竹冈东横濬诸水，过盘龙桥东，名蒲汇塘，经沙竹冈横濬诸水竹冈东横濬西，为七宝镇东界浜……陈泾，在蒲汇塘北，从刘泾桥进东北通肇嘉浜。”又据同治《上海县志》载，“邑人曹一士濬肇嘉浜议略：‘上邑去松百里，东滨黄浦，水贯城而西名肇嘉浜，蜿蜒二十里。出蒲汇塘，以达郡治，风雨无阻，波涛不惊，为上海第一要河。’”由此可见，从上海县城至府城最主要的水路是，从肇嘉浜出发，经蒲汇塘，至府城。

黄浦江亦是上海县城通松江府的水道，且水流量大，大小船均适合航行，为何当时不走黄浦江，而走肇嘉浜蒲汇塘水路？文献称肇嘉浜“自邑泛舟抵郡，最便”，这其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据文献记载，黄浦江风大浪巨，航运风险大。据《上海竹枝词》记载，“吾邑故水乡也，而独不宜于龙船，以黄浦有风波之险也”，另外龙华河段“城外两滩填狭半，舟行倍险众惊哗”，案：“浦面最阔，在龙华嘴迤南一路。莫狭于近城两岸，不及半里许，故舟

行过此汛难。”^③又据同治《上海县志》载，黄浦江“巨浪浮天，中流多溺水之人。暮夜有劫舟之盗，兼以潮汛，匪时不发”^④。

正因为此，从上海县城至松江府城，无论是航运还是漕运，多走肇嘉浜—蒲汇塘这条水路。肇嘉浜除了作为水路交通要道之外，在历史时期还一直作为上海最重要的漕运河道，“肇嘉浜旧运官粮，赴府程由蒲汇塘”，“旧避浦险，粮艘泊焉，故为邑运河”^⑤，又据《上海县续志》，“亦运粮河故道”。因此，这条河道被时人称之为上海的“涵养线”。

1.2 县城以西农业圩田的重要水源

上海地处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据《上海县竹枝词》记载，“大修水利最宜田，潮浊泥淤港易填。留坝浚深兼置闸，禾棉那虑旱无年。案：图富必以务农为本，务农必以兴修水利为本。未有水利不修而田能丰收、民能富足者也”^⑥。兴修水利攸关一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又关系到国家的粮食供给，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将水利建设作为官员最主要的职责。陈金浩《松江衢歌》，“行田一望辨高低，开浚支河候马蹄”，按，“近水支河，宜以时浚，乃水利判官之责。乡农则削稻签撩稻，旱则不芸而箸”^⑦。

上海地区的河浜体系是建立在人工基础上的，不同于北方的自然河道。自吴越时期，中国官府就在太湖流域建立了一套“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业圩田系统。据缪启愉和王建革的研究，太湖东部最早的农业开发形式是从沼泽中围出大圩，五代时期，在吴越政府的人为干预下，大圩与圩间的河道形成浦塘圩田体系。宋以降，大圩与塘浦圩田格局逐步崩溃，吴淞江南北逐步形成一种以泾浜为主体的干枝体系，至明清时期，又形成了小圩格局。^⑧

一般而言，排水时，先将圩内水排入圩外泾浜内，然后由泾浜排入主干塘浦，最后排入黄浦江、吴淞江或白茆等主干河道。灌溉时，则正好与此相反。因此，无论在大圩时代还是小圩时代，都不能忽视塘浦在河浜圩田体系中

①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② 康熙《上海县志》，卷十一，《诸水》。

③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⑤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⑥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⑦ 转引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

⑧ 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的作用。据黄震代平江府《回马裕斋催洩水书》记载：“太湖三万六千顷，止藉一江注入于海，而所藉尤在塘浦。浦导水趋江入海，塘防水入田，使由浦入江。”^①这说明，塘浦既是将水由圩田排入江的重要中介，又是将水从江导入圩田的重要中介。

肇嘉浜虽为浜，却起着与塘浦同样重要的作用，据康熙《上海县志》记载，“按此浜（笔者注：肇嘉浜）为邑干河，东贯城市，西接蒲汇塘，西郊二十里沃壤，借以灌溉。”^②又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按此浜（笔者注：肇嘉浜）为县治正中干河，凡南北分流，潮水涨落，俱于此受沾溉洩泻之利焉”。^③同治《上海县志》亦云，“河傍支港甚多，灌溉田亩公私均利。”^④

1.3 上海县城居民的生命线

在上海地区，“沿河而居”是居民生活最主要的空间形态，正如陈祁《清风泾竹枝词》所言，“十里人家一水通，平桥画阁岸西东。”在这样的情况下，河浜为居民的生命线，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每当来潮汐时，各路船帆趁水势高立即出行，“江浦潮来，使船如马，瞬息百里，有不可羁勒之势”，又如李行南《申江竹枝词》所言，“潮至，闸水最急，开帆甚多。归舟迎潮，寸尺不可行，须潮落解缆”。

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是饮用水问题。以前上海县城居民，采取了就河取水的办法，一般在潮汐来时汲水。据《沪游杂记》记载，“沪上不饮井水，潮至，担水者络绎于道，横冲直撞。稍不避让，即受欺辱，横不可言”，“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⑤潮汐的强弱都会影响居民汲水，据《申报》记载，“本埠城内各河浜，本俱淤塞，近因潮汛过小，以致逐家食水不便，多有向城外挑取者。”^⑥日常生活中的排污、排泄等，都离不开河浜，因此河浜又是居民的生命线。

2 肇嘉浜演变过程分析

在传统时代，肇嘉浜是上海县城的涵养线，也是上海居民生活的生命线，因此上至朝臣，下至百姓，竭尽全力修

浚河浜，以保证农业、生活用水。但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上海由一个传统的县城向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转变，建成区迅速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下水道的辟建和自来水的供给，已取代了河浜进行生活排污和提供饮用水的功能，因此河浜已失去了传统时代的现实意义。相反，河浜因下游受阻，而潮汐又很难进入城西部河流，导致河道日趋淤浅、河水变臭，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健康，而且不利于土地开发。因此填浜成为势之使然。肇嘉浜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化背景下发生了变化，先是河道变窄，河道下游被填埋筑路，上游水源断流，中游河水逐步变臭，至20世纪50年代整条河段被完全填埋筑路。肇嘉浜演变的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了农业生产与地产开发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当地居民与外来地主以及农业与城市化的矛盾。

2.1 上段

肇嘉浜上游与蒲汇塘等诸河连接。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水之发源地多由西北而输东南上海附郭，诸河源由横泖、蒲汇、横漉、蟠龙，东注肇嘉浜，分达内外城河，东洩于浦”^⑦。也就是说，肇嘉浜西段，南接今漕溪北路，北接华山路。据祝鹏的研究，肇嘉浜在以前还要向西和蒲汇塘相通。民国十一年胡人凤《法华乡志》载，“蒲汇塘东流合新泾诸水，出龙华港入浦。道光十六年龙华港在小闸桥坝断后，全经肇嘉浜合李泖泾诸水，出日晖港入浦。蒲、肇合为一河。从此小闸桥以西亦称蒲汇塘”，小闸桥在今宜山路和蒲汇塘交接处，祝鹏认为今宜山路即肇嘉浜的一段故道，娄泾为肇嘉浜的北端。

上游河段常常淤塞的事实常见于史册，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载，“肇嘉浜因年久龙华闸毁、日赤港坝坍塌，浜之首、尾、中三段俱受浊流冲激，一日两潮泥沙沉积，几成平陆”，又云“肇嘉浜西南通蒲汇塘，今皆淤塞，自县至府悉从龙华港转入，遇水涸时则七宝以东多取陆路。”这说明上游河段的淤塞会直接影响肇嘉浜水源的大小，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今上流久塞绝，无源头活水，潮汐一退涸可立待，故论水者不得不记潮之所至以资利用，更求决排之？引太湖不竭之源，多设牖座，时其

①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② 康熙《上海县志》，卷十一，《诸水》。

③ 嘉庆《上海县志》，卷二，《水利志》。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⑤ [清]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挑水夫》。

⑥ 《申报》，1876年3月23日。

⑦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启闭，庶尽旱潦之备而享百年之利焉。”^① 尽管这条河浜时断时通，但由于上海官民的努力，这条河浜仍然能保持，并没有因此而改道或填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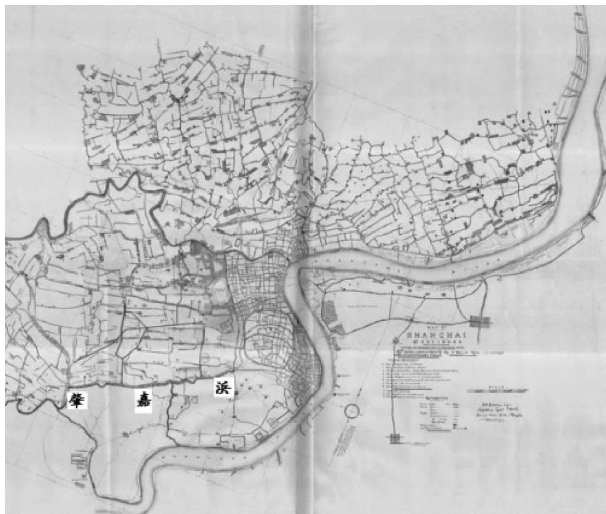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化背景下上海及周边河浜 (1903年)^②

真正导致肇嘉浜上游的变化，是从辟建徐汇天主堂开始的。据《上海县续志》记载，“同治二年，徐家汇天主堂扩充堂基，将东昇桥迤南至天文台之肇嘉浜填断，改道东偏别开新河，故东昇桥至水门汀桥，徐家汇市仍称老肇嘉浜，今天文台围墙内小池，亦旧肇嘉浜之遗迹也”。也就是说徐汇天主堂建设之后，造成肇嘉浜改道，使从小闸桥北流的肇嘉浜南段，在官桥之南的牌楼湾折向东南，经今蒲汇塘路，至土山湾，又折向东北，循今漕溪北路至天主堂东北，接原来流往县城的老肇嘉浜。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战乱频仍，大量外地贫困难民涌入上海，因无力在城内立足，就在靠近上海城区的肇嘉浜河上搭建棚屋，形成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之一。棚户居民的一切生活垃圾均倾入河中，造成河道淤塞、河水变臭。与此同时，上游河道新建大量的工厂，污水未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河道，河水遭受严重污染，这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详述。同时，日本在肇嘉浜上游切断河道，辟筑公路，造成了肇嘉浜以西河浜的改道，水源枯竭。20世纪

50年代中期，上游河道被填埋筑路。

2.2 下段

下游河道指上海县城老西门以东河段，即县城内河段和县城至黄浦江河段。先来看县城内河段。肇嘉浜是城内贯穿东西的一条干河，河道两岸密布商业店铺和房屋。县城内人多地少，沿河街坊密布，河道淤塞以及居民非法侵占河道现象时有发生。据《上海县竹枝词》载，“县城内外密街坊，港狭淤多半阻航”，又云“每潦积街衢，全赖宣泄，难保民居占阙不通”。陆彦章《碑》亦言，“上海，泽国也。士民庞杂，苴砾杂投，而豪家大族，渔闾市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狭。久即屋其上，无迹可寻”。因此，遇见旱天，河道就会变浅，遇见水涝之年，因河道浅难以容纳雨水，而导致水灾，“故市民旱则涓滴无所容，潦则沟涂无所洩，秽则蒸，火则延烬。城西河港，渐成平陆。邑往来者，非步即骑。不然，取道龙华，始得达。潮退则一芥可胶，风横则万斛可覆。”^③

上海开埠后，洋人建立租界，把河沟交错的圩田改造为纵横交错似棋盘的建成区，以道路下水道作为排污的渠道，进而塑造了干净卫生的城市生活环境，俄国作家冈察诺夫在他的《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描述1853年他所见到的上海租界：

“街道两旁仍是接连不断的洋商寓所，一律院栅高筑，庭园清幽……（沿江大街）矗立着宏伟的欧式大楼，柱廊、阳台、贵族骑士的门庭一应俱全。”^④

而上海县城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对华洋城区进行了对比：

租界“街路纵横分割有序，道幅宽广，随处街面比较清洁”，而上海县城却是另外一种景色，“上海市坊道路的脏无法形容。特别是像中小街道的通道，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⑤。

当时城内河道脏臭状况已初现端倪，1862年随千岁丸来华考察团之成员纳富介次郎对上海河道不洁，深有感触，他说“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⑥。上海华人对此也深

① 《上海县续志》，卷四，《水道上》。

② 原图 Map of Shanghai and Environs，斯坦福大学收藏。本图系扫描版，来自“视觉上海”（source map: ID334），http://virtualshanghai.net/Map_List.php?ID=334&CF=3，2007-01-21。

③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水利十八》。

④ 转引自郑祖安. 百年上海城. 学林出版社，1999：342。

⑤ 转引自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91-92。

⑥ 转引自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91-92。

有感触，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对比华洋两界时，也突出了河水发臭是县城脏乱的重点所在，“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为乐土；城内虽有清洁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1898年，公董局市政工程师和卫生检查员的调查报告指出：

“一条小河横穿这个城市，流向西河。就在这条小河流里，一些居民不关心公众健康，把每日的垃圾扔进河里，当低潮时，这条河便成为传染病菌的孳生源”，“徐家汇河（即肇嘉浜）和西河，漂浮着很多垃圾，从西门直到租界的边界的西河，沉淀了一层厚厚的肮脏烂泥。”^①



图2 肇嘉浜下段（1884年）^②

20世纪初，华人中的有识之士有感于县城内河道脏臭、街道狭窄不卫生的状况，提出仿照租界的做法，填埋河浜、放宽马路。其重要举措就是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专门负责县城内填浜筑路事宜，这一重要举措，史称

“洋场马路阔而平，南市前经仿筑成”。据《上海乡土志》记载：

“上海租界之南新马路大东门外以及城内，向来由中国地方官管理，近年新设工程局警察局办理，致多隔阂，今奉升任道宪袁海观观察照会地方那个绅士与董事办理开地方自治之端，以本地之人才，办本地之公。”

并且，制定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章程》，其中有几条关于道路和河道修筑的条文，如下：

“第十三条，推广埤地。南市浦滩日淤拟酌填加宽埤地，其迤南马路未通之处，亦泥接展以兴商埤。第十四条，开拓马路，城厢内外均拟逐渐改筑马路，以通车马，凡翻造房屋处，明定章程一律收进使道路加宽。第十五条，整理河渠，城内外支干各河应疏濬者量加疏濬，其淤浅秽臭，有碍卫生者，即填平作路并筑大阴沟以通积水。”^③

由条文可见，“开拓马路和填浜筑路”是上海城厢总工程师的重要职责。尽管第十五条内容为整理河浜，但只要“淤浅秽臭，有碍卫生者”均被填埋筑路，因此县城内大部分河浜被填埋筑路。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填浜筑路是从县城内开始的。据《上海县续志》记载，“又案自凝和桥迤北迄小桥，迤南，迄薛家桥。光绪三十二年，总工程师填筑马路，名凝和路，又自亭桥迤北折东并填筑马路，曰亭桥路、净土路”^④。其中肇周路即填埋城内肇嘉浜而筑成，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肇嘉路，填肇嘉浜放阔，东起中华路，西至民国路，横贯中区”^⑤。

而后填浜筑路由城内延及城外，先是护城河，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中华路民国路，以上二路环于中区之外，先后填城濠筑成。方浜路，民国三年填方浜放阔横贯中区。凝和路，填筑凝和桥浜筑成”。^⑥之后，上海县城西门外至斜桥之间肇嘉浜河段被填埋筑路，据《上海县续志》记载，“肇周路，填周泾之方浜南段筑成，光绪三十三年动工，宣统元年完工。”^⑦除此之外，上海县城西南区亦开筑若干道路，如“万生路、文斜路、黄家阙路、大吉路、安澜路、林荫路、教育路、西林路，自万生桥至此，

① Séance Générale du Conseil du 22 Juin 1898, 上海档案馆藏, 卷宗号 U38-1-2766。

② 原图《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视觉上海”(source map: ID261), http://virtualshanghai.net/Map_List.php?ID=261&CF=3, 2009-08-3。

③ 《上海乡土志》，卷二，《上海南市总工程师局》。

④ 《上海县续志》，卷四，《水道上》。

⑤ 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一，《工程》。

⑥ 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一，《工程》。

⑦ 《上海县续志》，卷二，《街巷》。

均宣统元年筑”。

黄浦江至城墙河段，开埠后河道发生过变迁，据同治《上海县志》载，“案前志肇嘉浜本由郎家桥下入，今坝断云云。考郎家桥坝，曹给谏一士《肇嘉浜议》：‘前邑陈公之佐用堰坝断，使肇嘉浜之水皆从薛家浜出浦，归并一路。后为奸民私行掘去，请照旧筑堰以蓄城濠内外水源。’即俗所称坝基者也。迨咸丰五年办理善后，开通坝基，直入东水关”。随着城内河浜被先后填埋，从县城城墙至黄浦江之间河段，至1915年也被填埋筑路。

2.3 中段

民国初年，肇嘉浜的一条通黄浦江潮汐的支流，位于南岛码头（即南市码头）和斜桥之间，很快被填埋筑路。之后，华方还继续将之填埋至金神父路附近（今瑞金二路）。公董局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对此进行了详述：

“租界大部分通过徐家汇河（笔者注：即肇嘉浜）进行排水，但这条河并不归我们所有。而华方已经开始填埋这条河的南岛码头和高昌庙路（斜桥）之间的河段。因而与黄浦江的直接联系被切断。随后这条河又渐次填至金神父路的高岗地区。当时这条河还存在着弱小的潮汐，尚能勉强排水，而在朝向贝当路的河流的末端建造了围堰，堵住了来自徐家汇地区的水流。唯一存在的是一条次要的过度淤塞的河流，位于徐家汇排污码头前，在金神父路西。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想到使用福熙路（一半宽度属于我们）的大河浜，特别是公董局在早几年（1915）提及，我们有许多下水道需要修缮，有些排水管已经损坏，排水糟糕，特别是在徐家汇的河浜的开口，有3/4被这条河带来的东西堵住了。”^①

抗战爆发后，河道淤塞更为严重，主要原因是大量难民在肇嘉浜河岸搭建棚屋，形成了上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棚户区。这些简陋的棚屋没有任何的生活和卫生设施，一切的生活污水、垃圾和粪便随意倒入河中，致使肇嘉浜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臭水沟”。20世纪20年代以后，打浦桥以西河段，沿岸建造了很多工厂，这条河浜又成为沪西污水的排泄口，污染严重。1954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彻底根治被称为“上海龙须沟”的肇嘉浜，从1954年10月~1957年5月，投资1378.5万元填埋肇嘉浜，并在浜下埋设下水道，将浜南岸的斜徐路和浜北岸的徐家汇路，辟筑成两条单向行驶的道路，统一命名为肇嘉浜路，南北两路

之间辟建30m宽的芦花带，搬迁居民1704户，拆除沿浜棚户2.3万m²。^②

3 原因分析

1842年上海开埠后，肇嘉浜从一条上海县城的干河，变成一条影响公众健康的臭水沟，导致最终被填埋筑路。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洋人来沪，带来了西方的市政建设理念，将县城以北坟墓、河浜密布的荒野之地开辟为城区，河道大部分被填埋，开辟为宽敞的马路，路下铺设下水道，直通黄浦江。黄浦江的潮汐由此很难通过下水道进入租界以西的河浜，这也就切断租界以西河浜与黄浦江的联系。其次，华界借鉴租界的市政理念，将县城内发臭淤塞的河浜填埋筑路，并铺设下水道，也堵住了上海县城以西河浜与黄浦江的联系。再次，随着租界的发展和越界筑路，受土地买卖暴利的诱使，农业生产已让位于地产开发，河浜由此失去了传统圩田时代的特殊意义，在租界越界筑路过程中，大部分河浜或被截流筑路，或被跨浜筑路，或被填埋筑路，河浜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圩田体系逐步走向崩溃。随着租界的发展，大部分道路的下水道直接通至肇嘉浜，使肇嘉浜成为租界居民污水的排泄河。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沿浜建造工厂，使河浜成为工业排污口，而同时国内战乱使上海聚集了大量的外地贫苦农民，在肇嘉浜岸边形成上海一大棚户区，使河浜成为了生活垃圾、污水的排泄沟，这些都是造成河道变迁的原因。具体论述如下：

3.1 圩田河浜易淤本性

上海地处感潮区，潮汐有规律进出河浜，因此又称为感潮河。潮汐因地球受太阳和月亮的引力而产生。一般来说，在农历的每月初一，即朔点时刻，因太阳、月球处于地球的一侧，引潮力最大，就会引起“大潮”；而在农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左右，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两侧，太阳和月球的引潮力你推我拉也会引起“大潮”；在月相为上弦和下弦时，即农历的初八和二十三时，太阳引潮力和月球引潮力互相抵消了一部分所以就发生“小潮”，故农谚中有“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之说。

^① 牟振宇，张华译.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 历史地理，2009，23.

^②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79048/userobject1ai105202.html>

高水位潮汐和低水位潮汐对河流影响差别很大：高水位潮汐，流速快、水位高，能带走河里的垃圾和沉淀物，起到清理河床的作用；而低水位潮汐与此相反，流速慢、水位低，不能带走河里的垃圾和沉淀物，且往往造成河流堵塞。文献称，上海河浜“日日有潮来”，“沙因潮至，数年复塞”，河浜屡濬屡塞，不能经久。据康熙《上海县志》记载，肇嘉浜“在县治南引浦水，由东水关贯城而西，分流支港蓄洩赖之，因水关启闭，不时且夹……易淤虽时加浚治，旋复如故，宜用舟载淤泥，外徙庶免常濬”^①。

肇嘉浜水源主要有二：一是上游水源，二是黄浦江潮汐水源，但上游河道众多，一旦一条河流淤塞，其他河道便受其影响因缺水而淤塞，“乃自上游淤塞，绝无来源，转恃黄浦潮水为来源”。相反，黄浦江潮汐水源则较为规律，“日日有潮来”，因而肇嘉浜主要靠黄浦江潮汐水源维系。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水之发源多由西北而输东南上海附郭，诸河源由横泖、蒲汇、横灞、蟠龙，东注肇嘉浜，分达内外城河，东洩于浦，今上流久塞绝，无源头活水，潮汐一退涸可立待，故论水者不得不记潮之所至以资利用，更求决排之？引太湖不竭之源，多设牖座，时其启闭，庶尽旱潦之备而享百年之利焉。”

这说明，感潮汐的河浜，只有在强有力的疏浚维护下，才能保持水流畅通。一旦河浜缺乏疏浚，很快被潮汐带来的泥沙堵塞，甚至成陆。据同治《上海县志》载，肇嘉浜“自明季淤后，国朝虽经开濬而多奉行不力，旋开旋塞，田禾旱涝无备……邑人望此河之督责丛于一身供应萃于首事呼召不灵支撑无力付之”。^②

因上海河浜体系原为人工系统，人为方面对河浜的影响也很重要。据黄震代平江府《回马裕斋催洩水书》载，“今或因行舟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侵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耕垦增辟，而攘斥旧来之浦，于是荡堤障。退潮之减未几，长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随去未尽，大汛之拥回反多。往复洄状，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大浸。古人合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己之田宅之利而坏至，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复之愈难”。

3.2 越界筑路：水乡遭到进一步破坏

20世纪以后，租界开始了更大规模越界筑路，肇嘉浜

以北地区逐步变为越界筑路区，与肇嘉浜相连的众多河浜，因跨浜筑路被截断，导致水流日浅、逐步淤塞，以东芦浦为例：东芦浦，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东芦浦，一名溇浦，又名钉钩浦，引江水入，在徐公浦西合朱家浜、东湧泉浜、插港、南北长浜，出带浦桥通肇嘉浜，南入蒲汇塘。”^③但当时“北浜向淤，今又为西人筑马路，将朱家厍北填桥，仅通一线，恐南北通流，自此不可问矣”^④，河浜淤浅已初现端倪。随着英法租界由东向西越界跨浜筑路，东芦浦被割为数段，河段之间只能通过下水道衔接。据民国《上海县志》载，“引江水南流，越麦根路、康脑脱路、新闻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威海卫路、长浜马路，经北长浜，越宝昌路，经方门径，越金神父路，王家浜、南长浜、庙泾浜至淡井庙而南，入肇嘉浜。马路下皆用瓦筒衔接，仅通细流，余亦淤浅。惟南长浜以南尚通潮汐”^⑤。这里的瓦筒，正是公董局铺设的下水道。

西芦浦，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西芦浦，即古芦子浦，入口处在今曹家渡南由康家桥梅家桥，合朱家浜、西湧泉浜、蛛丝港，南出陈泾庙，西通肇嘉浜，西南流出芦浦桥，合龙华港以达于浦”。因英法越界跨浜筑路，此河亦被截为数段，河道之间由下水道连接。据民国《上海县续志》载，西芦浦“引江水南流，经周家桥、康家桥、陶家桥、梅家桥，合朱家浜、西湧泉浜，过陈家湾，又南合蛛丝港，越北徐家汇路、福开森路。宝昌路，至陈泾庙……肇嘉浜路以北上多填筑马路，其南者亦多淤塞”。又据民国十一年胡人凤《法华乡志》记载，西芦浦“上筑马路，如星加坡路、康脑脱路、极司非尔路、愚园路、长浜路、海格路、福开森路、霞飞路、徐家汇路，下排瓦筒，仅通水线而已。其西南一支流出芦浦桥，合龙华港达浦，今已淤”^⑥。

这些南北向河浜，之前均与肇嘉浜相连，或为其枝河，但自租界越界筑路之后，很多河浜受到地产开发的影响，而被填埋筑路或开发。越界辟建的道路均辟筑了下水道，这些道路下水道直接与肇嘉浜的支流河浜相通，或直接与肇嘉浜相通，所有的污水通过下水道排泄至肇嘉浜。至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大约占五分之四的地段的下水道，连接到肇嘉浜，其中有以下几条主干下水道：吕班路下水道、亚尔培路下水道、巨福路下水道和汶林路下水

① 康熙《上海县志》，卷十一，《诸水》。

②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③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

⑤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四，《水道》。

⑥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一册。

道。所有的污水排泄到肇嘉浜，然后通过蓝维葛路（今肇周路）的下水道，洩至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下水道。租界内居民生活污水、废水，未经处理便直接倒入下水道中，然后流入肇嘉浜，这是造成河道淤浅、水质变臭的主要原因。

法租界公董局总工程师给上海市工务局的一封信，进一步证实了居民生活、工厂用水及其他废水的倾入，是导致河浜淤塞的主要原因。译文如下：

“函囑拆除蒲肇河内水壩，并询河泥淤积，如何处置等因，查靠近徐家汇镇该河中之大壩，系因上游居民请求建筑，其目的在阻止工厂所洩污水随潮西溯，故为上游居民饮料生机计，在未觅得其他妥善办法前，自属未便拆除。现在壩西一段河道即将开浚，届时水流当可向西由慕家塘龙华港等河与黄浦潮汐相通，至壩东以迄日晖港一带，易于淤塞情形，原因甚多，除潮水上湧以致水流不畅外，工厂及贵局所辖范围所有阴沟下水，并船户抛弃垃圾，皆足使其易于淤塞。”^①

这说明肇嘉浜沿河开设工厂，肇嘉浜北岸贝当路一带又建造了大片住宅，工厂废水、生活污水以及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是导致肇嘉浜河水变黑发臭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又在肇嘉浜西段徐家汇一带，填浜修筑公路，使肇嘉浜变成了断头的死水浜。



图3 越界筑路背景下的肇嘉浜（1912年）^②

3.3 沿河棚户：河浜变成臭水沟

作为法租界和华界的一条界河，是华洋双方管辖相对

薄弱的区域，这为棚户区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抗日战争爆发后，数量众多的难民汇涌上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乘船顺河道到达上海。这些难民很难在地价高昂的城区内立足，便在浜岸搭设水上棚舍。据称，“大批船民将小木船拖上岸，再用芦席作篷，形成水上棚户集中地。民国37年，肇嘉浜的棚户增至2044户，棚舍23065m²，居民8369人，成为上海最大棚户区域之一。”^③

这些水上棚屋，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架设在浜岸呈“尸”字形的“水上阁楼”。一般做法是，“一半架设在河岸边挖成的土窖上，另一半则凌空悬架在浜面上，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浜底作支撑柱，用旧木板拼成壁墙或用竹笆抹上泥土形成泥笆墙，多数盖稻草顶，在支架上铺上旧木板，成为‘水中阁楼’”^④。

但是这种棚舍并不安全，每逢雨天，水位提高，致使棚舍淹没在水中；另一方面，插入浜底的竹木头经浜水侵蚀腐烂逐渐下陷，“阁楼”便向浜里倾斜，遇有台风，常常倾入浜中。另一种常见的是“旱船”，是从家乡沿河摇船至上海的贫苦农民，将船固定在河岸，并加盖芦苇席，以此为家。还有一种“水旁地室”，即在浜岸浅水斜坡上挖个地洞，在朝浜水的一边用泥土叠高作“堤坝”，留出入口，形成“L”型地洞，在洞上面盖上芦席茅草顶，就成为棚舍，这种“水旁地室”更低矮，人只能爬进爬出。此外还有在岸上简陋建设的“滚地龙”、“桥洞窝棚”和竹木泥草混合搭建的草棚。

这些河岸的棚户居民，将河浜作为其生活、排污、排便的场所，一切生活垃圾、污水、废物随意倾倒排放，导致河道淤浅、水质变黑。据《上海手册》记载，“过了四明公所，县城墙外面的那段河，成了乞丐的场所，他们用席子搭盖船顶。可以很清楚看出，船里居住就是一家人”。这些船户几乎将所有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全部倾倒入河中，使“护城河里的水在所有河水的描述中是最浑浊的”，更让外国人不解的是“人们在里面冲洗大米，用他们来做饭，生活。”他们认为，可能“中国人已经积累了科学的经验知识，延长煮沸杀死细菌。否则中国人将一个都剩不下。”^⑤

当然河浜淤塞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仅讨论了三种最主要的原因。由以上三种原因可知，城市化是导致河浜演

① 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U38-4-2921。

② <http://virtualshanghai.net/GetFile.php?Table=Map&ID=Map.ID.194.No.0&Op=0>

③ 本书编委会. 上海住宅建设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131.

④ 本书编委会. 上海住宅建设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131.

⑤ Charles Ewart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 and native city*.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04? P104.

变最主要的原因，究其原因城市化与河道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4 讨论：近代上海河道变迁与城市化内在联系

以往对上海城市化的理解，更多的是从租界筑路的层面来理解的，而没有注意到上海作为江南水乡的特殊性。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感潮区，开埠前是典型的河浜圩田体系，河浜同时担任着灌溉、排水、排污、提供饮用水和交通运输等多项职能，是人们居住、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开埠后，租界早期的市政建设，采取了填浜筑路的方式，道路下铺设下水道以排泄污水。但由于下水道口径太小，且设有开关闸，潮汐很难通过下水道，直接进入租界建成区以西的河浜，由此切断了城西河浜与黄浦江的联系，导致城西河浜淤浅。随着租界当局大规模向西推进越界筑路，河浜体系遭到了进一步破坏，首先是干河被截流筑路或者跨河筑路，致使河浜被割为数段，

水流日浅，与之相连的枝河也深受影响，因缺乏水源而日趋淤塞。河浜一旦失去水源，农业生产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上海从一个江南水乡转变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河浜圩田改造为建成区的过程。

进一步讲，近代上海租界城市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地产开发利润驱动，或者说，“越界筑路”是实现政府与私人地产主利益双赢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郭奇正指出，越界筑路是租界“当局维护并持续都市统理的结构必然”。一方面，筑路后人口增多，所收取的地税、房租亦增多，财政收入亦多，尽管基础设施费用昂贵，但其回报率很高。另一方面，筑路可为房地产资金提供只须循路建房就能贩售牟利的环境。在土地价格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填浜筑路”，不仅可以节省征地筑路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通过填埋淤塞发臭的河浜，改善区域的生活卫生环境，由此进一步提升地价。与此同时，填埋河浜还可以为地产主增加土地。越界筑路区的河浜，大部分是因为地产开发的需要而被填埋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填浜筑路，是地产开发驱动的结果。